

# 目錄

汪曾祺小傳	4	泰山拾零	106	下大雨	205
花園	8	林肯的鼻子	116	豆汁兒	207
葡萄月令	20	美國短簡	121	果園雜記	211
老舍先生	27	夏天的昆蟲	131		
翠湖心影	33	多年父子成兄弟	135		
昆明的雨	41	人間草木	141		
跑警報	47	我的家鄉	148		
生機	57	錄音壓鳥	158		
玉淵潭的傳說	61	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 和保羅·安格爾	162		
靈通麻雀	66	花	171		
張大千和畢加索	70	昆蟲備忘錄	180		
故鄉的食物	75	胡同文化——攝影藝術集 《胡同之沒》序	186		
臘梅花	93	晚年	192		
金岳霖先生	97	栗子	196		
猴王的羅曼史	103	長城漫憶	200		

## 汪曾祺小傳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尤其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被稱為「京派小說的傳人」。小說代表作《大淖記事》、《受戒》等在海內外享有盛譽。

1989年3月，散文集《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編者將此書的簡介別致地印在了封面上，從中我們可以一窺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魚蟲、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這可以從他的家學、師法尋找到一些淵源。祖父汪嘉勳是清朝末科的「拔貢」（略高於「秀才」的功名），父親汪菊生精通金石書畫，能習各類樂器。祖父與父親曾聘本地名流張仲陶、韋子廉二位先生分別教汪曾祺讀《史記》，修桐城派古文及書法。「韋先生是專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劉大櫟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義法」：講究文章的提、放、

斷、連、疾、徐、頓、挫，講「文氣」。他把「文氣」與中國畫講的「氣韻生動」會通起來領悟，認為「文氣」比「結構」「更為內在，更精微」（《兩棲雜述》）。

散文把汪曾祺帶入文學世界，為他日後的創作提供了契機，並影響和奠定了他的創作氣質。「一個作家讀很多書。但是真正影響到他的風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問我受哪些作家影響比較深，我想了想，古人裏是歸有光，中國現代作家是魯迅、沈從文、廢名，外國作家是契訶夫和阿左林。」（《談風格》）其中，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長河》、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訶夫的《恐懼》、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歸入散文化小說，且認為「散文化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趨勢」（《小說的散文化》）。

汪曾祺讀中學時，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人打了鄰縣。汪曾祺「逃難」到鄉下，帶了兩本書，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是《沈從文小說選》，「翻來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0年開始創作小說，受到小說家沈從文的親自指點，斷言「將來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寫給施蛰存的信）。1943年肄業後，汪曾祺先後在昆明和上海當中學教師，出版小說集《邂逅集》。

找到一種合適的寫作方式、一兩種最上手的體裁，接下來就需要個人性情、生活閱歷，慢慢滲入，充實於其中，錘煉為文。而每遇人生困頓的時刻，寫作又會支撐起生活的

信念與力量。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幾近崩潰，甚至想自殺。沈從文從北平寫信，把他大罵一頓，提醒說：「你手中有一枝筆，怕甚麼！」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沈從文給他寫了一封長信，鼓勵他不要放下筆。「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又樂意終生從事於這個工作，對於寫作，還是始終要有一種頑強信心。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擴大延續生命一種正常目的。要從內而發，不決定於外在因子。如僅從外在『行市』而工作，永遠是不可能持久眾生的。」「一句話，你能有機會寫，就還是寫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沒有擱筆，雖然「文革」讓他前後中斷了二十多年寫作，但他從未放棄。做《民間文學》編輯的時候，覺得「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家的」；搞京劇的時候，認為「寫小說的也是可以從戲曲裏學到很多東西的」。

對於真正的作家來說，寫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寫作。而最終，甚麼樣的生活也會鍛造出甚麼樣的寫作風格。汪曾祺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寫作，他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高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咤風雲的人物」，「我寫作，強調真實」，「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七十抒懷》）

1980年以後，汪曾祺進入創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散文集《蒲橋集》、《孤蒲深處》、《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四卷）等。汪曾祺於1997年在北京病逝，有《汪曾祺全集》（八卷）。

汪曾祺去世的消息傳出後，在文壇引起震動。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說：「我很難過……像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人已經不多了，這一輩人已是差不多了。」